

传奇伉俪
罗门蓉子

罗门原名韩仁存,1928年出生在海南文昌。从事诗歌创作五十余年,被文学评论家们誉为大师级诗人,现代诗的守护神、战争诗巨擘、都市诗之父、诗人中的诗人……著有《麦坚利堡》、《曙光》、《罗门自选集》、《旷野》、《日月的行踪》等20多本诗集、论文集、创作大系书近四十种。作品入选《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》。《麦坚利堡》一诗被世界桂冠诗人协会(UP-LI)誉为世界近代的伟大之作,获菲律宾总统金牌奖。1969年在马尼拉举办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上,与蓉子获大会“第一文学伉俪”奖。

蓉子原名王蓉芷,祖籍江苏扬州。1953年出版《青鸟集》而闻名台湾诗坛。曾被台湾早期诗坛称为首席女诗人,被评论界誉为诗坛“开得最久的菊花”、“永远的青鸟”。出版诗集有《青鸟集》、《七月的南方》、《童话城》、《天堂鸟》、《众树歌唱》等。

诗与艺术
将人类世界与一切存在
升越到没的巅峰
迈向前进中的永恒
……

进入“图像灯屋”,首先打动人的是挂在右墙上这副装裱的诗稿。诗稿、图画、书籍摆满屋子,铺在地上……屋子里盏盏暖灯,撒在幅幅作品上,贝多芬交响曲萦绕四周,艺术的声音与诗人的召唤在这一刻交汇。眼前的一切,给予我的是震撼和感动。

大陆是我们的母亲,海南是我们的家乡

81岁的罗门原名韩仁存,出生于海南文昌。蓉子原名王蓉芷,祖籍江苏扬州。尽管在台湾长期居住,他们仍然怀念海峡对岸的家乡。在谈话中,两位诗人深情地说:“大陆是我们的母亲,海南是我们的家乡,是我们今生今世永不离弃的故土。”

青年罗门曾是一名帅气的军人。1955年,他娶了台湾诗坛“第一把交椅”的蓉子为妻,两位著名诗人和他们在台北的居所“灯屋”,曾是海峡两岸文坛引为佳话的诗仙配。

步入耄耋之年的罗门,有着充沛的激情与跳动的浪漫,尤其是谈到诗,谈到艺术,更是侃侃而谈像个顽童一般,谈到兴奋处,还会弹一下舌头,声音很响,竖起拇指说“这个厉害”!

而蓉子,温文尔雅坐在旁边,静静地听着看着罗门的神采飞扬。他们互相欣赏和赞许,相濡以沫,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,漫步在那条没有纷扰的纯粹诗歌道路上,留下的是“前进中的永恒”。

诗如果被污染,就丧失了诗的纯粹性

罗门和蓉子赞赏诗歌的清澈与纯粹:“诗如果被污染,就丧失了诗的纯粹性,这就如美好的心灵被污染一样。”他们说,海南的海是非常好的,没有受过污染,还有很多绿色植被。“希望家乡的人们好好爱护我们的海、我们的绿,不要把美好的东西污染。希望多年后,‘绿的衣服’还在,海依旧是纯粹的蓝。”

当被问到从台湾的视角,对大陆的诗坛有何看法时,罗门和蓉子说,台湾诗人与内地诗人的不同之处,其中一点是身处的社会环境不一样。

他们认为,大陆历来都有好诗人,但“文革”对诗人的影响是很大的,尤其是对艺术所要求的纯粹和真诚构成了伤害。现代的年轻人没有受到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们写诗追求后现代。这一群人的特点是“人人都是诗人”,诗歌没有中心思想,崇尚边缘化,追求反叛。蓉子担忧地说,虽然富有创造性是好的,但没有人生的真正目标,把目标都解构掉,什么都不愿承担,却是消极的。应该改变这种趋向对年轻人的消极影响。

诗人既是浪漫的又是生活的

罗门说:“我用诗眼看世界。”他解释道,孔子认为诗是天地之心,诗眼也就是眼界宽广,涵括天地的心灵之眼。用它来观察世界万物,会比用肉体之眼观察更为清楚、准确和公平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与普通人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界限。

“我很反对有些浪漫主义诗人的言谈,认为自己是浪漫的,不是生活的。”罗门说,科学家伟大是因为他们发明了科技,让社会进步。诗人也是如此。但他的伟大是因为他是生活中的人。有些人喜欢将诗人神化,也有些人走到另一极端,认为诗人百无一用,他觉得这都是偏颇的见解。

作为知识女性,蓉子不但要工作,还是标准的贤妻良母。有腿疾、膝盖痛的蓉子本来已经不出远门,但这一次,为了故乡的邀请,她还是和罗门双双飞回海南。她说:“我是文昌媳妇啦,他要做的事情,我只有支持。”

在谈到诗人与普通生活的关系,蓉子有着独到的见解。她认为,重要的是“活在当下”,要多接触生活,多接触艺术,不要闭门造车。只有这样,诗作才会富有生命力。“对女诗人来说,就要把握好属于自己的时间,忙碌的生活虽然会对写诗带来一些阻扰,但生活也会丰富你的诗。”在青壮年时,她一有机会必定提起简单的行李上路。各地山川景物、历史文化、风土人情等都给予她诗歌创作的激情和灵感。

著名诗人余光中、洛夫评价:蓉子的诗有一种境界是我所达不到的。这是她的special(独到之处),没人可替代。“她的诗作,非常自然,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,都是从对生命的关爱中创造出来的,是对社会、生态、大自然的心灵领悟和观感。”

占据人生的“101高地”

笑谈中,罗门还多次提到“101”这个词。他解释道,100个人中,有99个说一样东西好,一件事是对的。但有最后一个人,提出这件东西的问题,提出不一样的想法,那他就占据“101高地”,他是最棒的。所以,罗门在谈论“人类终极与绝对存在世界的出口”问题时,富有诗意地说:“完美是最豪华的寂寞。”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:“在乡愿势利价值失控的年代/人是寂寞的/较人更寂寞的是真理/较真理更寂寞的/是看着真理日渐寂寞的/真正诗人与艺术家”。

罗门可以在一个下午连续10小时听贝多芬、莫扎特、巴赫,自得其乐。“音乐的艺术无处不在。”他说,“诗与绘画是无声的音乐,雕塑与建筑是凝固的音乐,舞蹈是飞跃的音乐。”他说,音乐告诉我们人类在哪里,唯有音乐能让他泪流满面。既然音乐是艺术世界的一员,而诗是无声的音乐,诗与艺术自然密不可分,浑然天成。

罗门说“诗和艺术同体存在”,他试图把诗和艺术两个“半球”整合成同一个“地球”。两位诗人一直在努力把“图像灯屋”变成诗的国度。

用真诚和盛情款待生命

艺术的话题何时能说完?海岛的夜已深了,蓉子多次体贴地提醒着罗门。罗门总是轻轻回应“我再说一点”,然后又说开了,让人不忍打断。他激情四溢地说起艺术说起“美”,没完没了。他沉浸在对“美”与“艺术”的神往中,他的健谈与忘我的热诚将来访者都拉入他的美与艺术之门,从精神到物质都给予对方真诚而盛情的款待。诗歌与艺术的激情已经融入了罗门蓉子这对诗坛传奇伉俪的血管中,成为他们的生命。他们对诗歌永恒与完美的追求,没有终结,没有尽头。



罗门蓉子 完美是 最豪华的寂寞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实习记者 黄智

一个是大师级诗人,被誉为现代诗的守护神,一个闻名台湾诗坛,被誉为“开得最久的菊花”;一个如电如火,一个似水温柔。两个性格截然迥异的人,奉献着不同风格的诗篇,并携手一生驰骋诗坛。

是什么样的情愫让两个诗人共守一屋书写一生?是什么力量吸引着他们一生追逐着诗歌的脚步?是对真诚、纯粹、完美的共同诉求,让罗门蓉子这对诗坛传奇伉俪的名字浑然一体,持久生辉。

虽已年届八旬,两位老人日前在海南省图书馆的盛邀之下再度回到家乡,举办诗歌讲座和为期十天的创作成果作品展。借此之机,海南日报记者在他们海口的家——“图像灯屋”拜访了二老。



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李英挺拍摄。链接配图:罗门蓉子夫妇在灯屋一角。套题图片:罗门蓉子夫妇在灯屋一角。